

# 卷二十九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二十九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總該若干限以三年之內於海鹽或井存積多餘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價之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一引六錢即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如此不出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賈通利矣不然則是朝廷開官府設官吏專為商賈聚利以償債舊欠多而新入少終無已時況且解池切近西北二邊於用為急異時

國用有關邊儲不足當於何所取給哉以上言鹽

以上山澤之利上

行義補二十八卷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九

制國用

山澤之利下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然軍用廣所稅亦隨盡亦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廼悼悔下詔亟罷之

貞元九年從張滂請初稅茶凡出茶州縣及商人要路每十稅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稅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極贍

胡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  
鉉、劉晏之輩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夫天地生物  
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  
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稅茶  
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  
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臣按茶之有稅始此。昔者三代盛時山澤之利  
皆以予民。秦漢以來始奪民之利而有鹽鐵之  
賦。然其初意恐豪強之專其利。或藉此以叛亂  
非專以利國也。其後則以利國矣。然鹽鐵之為

用民食淡則不能下咽。民徒手則不能斷物。以  
成器是不可一日闕焉者也。於是而權之已非  
王政。矧茶之為物。民之日用可無者。而可以他  
物代之。胡亦權以為利焉。嗚呼。民資五穀以為  
食。所以下食者鹽。而消其食者茶也。既已稅其  
食。而又稅其所下食之具。及其所消食者亦稅  
之。民亦不幸而生於唐宋之世哉。

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  
及播為相。置權使自領之。

李珣曰。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

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賦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貲，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踴則市者稀，不可三也。

臣按茶有稅始於趙贊，然尋即亟罷。張滂所得其利尚微，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以權茶，遂為天下生民無窮之害。

宋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陽蘄口各置權貨務。五年始禁私賣。

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其價以需之。太祖曰：茶則善矣，無迺重困吾民乎。即詔第復舊制，勿增價直。

臣按宋太祖此言藹然仁民愛物之心，溢於言外，可以為萬世帝王法。

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視上等之說，利取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公用足而民富實。

臣按宋太初此言可以為人臣司國計者之法。所謂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此一言非但

為茶法也。由是推之，則漢人之平準，宋人之市易，其是非不待辯而明矣。

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

歐陽脩曰：君謨蔡襄字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臣按：宋人造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則既蒸而研合，以諸香以為餅，所謂大小龍團是也。龍團之造，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謂小人不足道也。襄士人而亦為此。歐陽脩所以為之嘆邪。蘇軾曰：武夷溪邊粟粒芽，今年

鬪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所邪。讀之令人深省。

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

自熙豐來，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成都利州路十二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

臣按：後世以茶易虜馬，始見於此。蓋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

矣蓋虜人多嗜乳酪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能  
蕩滌之故也是則茶之為物雖不用於三代而  
用於唐然非獨中國用之而外夷亦莫不用焉  
宋人始制茶馬司

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凡前代所謂權  
務貼射交引茶由諸種各色今皆無之惟於四  
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間於關津要  
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齎榜  
於行茶地方張掛俾民知禁又於西蕃入貢為  
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為

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為邊境之備焉耳其  
視前代奪民生日用之資以為國家經費之用  
豈不天淵哉

聖世人民之澤大矣生斯世而為斯民者焉可不  
知所自

侍御史劉摯言蜀地榷茶之害園戶有逃以免者有  
殺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  
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斲也  
知彭州呂陶言川陝西路所出茶貨北方東南諸處  
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且如解州

有鹽池。民間煎者。迺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之。迺是私礬。今蜀川茶園。迺百姓已物。頭與解鹽。晉礬。事体不同。

臣按產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無榷法。獨於川陝。禁法頗嚴。蓋為市馬故也。夫以中國無用之茶。而易虜人有用之馬。雖曰取茶於民。然因是可以得馬。以為民衛。其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然恩澤既厚。怨讟易生。天下皆無而已。獨有之。民愚不能反已。况其地素貧而易變。伏惟當世司國計者。宜有以調停而優待之。

俾兩得其便。一方之人不勝幸甚。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荆南福廣之稅。其茶有末茶。有葉茶。

臣按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僮約。而盛著于陸羽茶經。唐宋以來。遂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無之物。然唐宋用茶。皆為細末。製為餅片。臨用而輾之。唐盧仝詩所謂首閱月團。宋范仲淹詩所謂碾畔塵飛者。是也。元志猶有末茶之說。今世惟闡廣間用末茶。而葉茶之用。遍於中國。而外夷亦然。世不復知有末茶矣。以上言茶

周禮升反故益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

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臣按升之言礦也金錫未成器曰礦物其地視

其土色以別其所產也圖而授之使取礦者知

所得也巡其禁令防人之竊取也

管子曰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若猶

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二耜一鉋鉋大鉋也若其事立行

服連連輦也人輶輦居王反大者必有一介一鋸一

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臣按自古商利者言鹽必與鐵俱蓋以鹽者民

食之不可無鐵者民用之不可闕計口食鹽則

鹽日以銷然生者又繼取用無已若夫鐵之為

用則成一器之用或以終身不然亦或致歲月

之久非鹽之可比也言利之徒廼以鐵並鹽而

言至其設官也亦兼以鹽鐵為名其輕重不倫

矣嗚呼米鹽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刀鍼耒耜

之類民所用以為衣食者又且不免焉三代取

民之法豈有是哉

漢武帝從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

郡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敢有私鑄鐵

者一

一



器者鉄右趾没入其器物

馬廷騫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以權取時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與桑孔之法異矣。

臣按漢置鐵官四十郡。不出鐵處又置小鐵官。則是鼓鑄之官。幾遍天下。而民間之一刀一鍼。一片一鋸皆有稅焉。嗚呼。天子富有萬方。賦稅貢獻之入。奚翅億兆。而取之民也。瑣屑如是哉。

我

朝惟於出鐵之處。謫徒冶冶。又多捐之於民。不取焉。一何仁厚之至哉。以上言鐵

漢武帝鑄黃金為麟趾褭蹄

蘇軾曰。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陳平以四萬斤。間楚董卓鄒鳩金亦多。其餘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

葉夢得曰。漢時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

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蓋弊輕故米賤金多也。

臣按昔人有言漢武帝置鐵官徧於天下。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輩之富。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嗚呼。金之為物。可以從革。以為器用。好大喜功之君。如漢武帝者。猶不之好。則夫金元以來。

所謂寶石者。何足尚哉。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巢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臣按採銀之官。始置於此。

唐太宗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太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

專言稅言之利欲以拒靈侯我耶。迺出萬紀

臣按太宗不納權萬紀采銀之說而黜之。且曰：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而謂其以拒靈相待，可以為百世帝王之師矣。後世人主以言利賞其臣，謂其能益國家，豈非太宗之罪人哉。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剝散，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銀課，宜減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并定州諸山

出銀，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臣按宋二帝所言，皆所謂仁人之言也。太祖曰：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共之。後世人主於其臣下，有以與利為言者，宜舉二帝之言以拒之。

太宗問秘閣校理杜鎬曰：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為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

真宗語大臣曰：京師士庶衣服器玩多鎔金為飾，迺

詔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亦不須用

富弼曰國之去奢自上者始則天下無不從化况法禁嚴明真宗朝禁銷金服甚謹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絕故內詔宮中以下外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復申嚴憲布于天下自此更無犯者

臣按金有五而黃金最為貴重之物地之所生最少而人之所用最多五金之中而黃之價最貴五色之中而金之色最炫世之人非但用之

器皿首飾迺至鎔而銷之或以縷而為衣或以嵌而為器上而冠幘下而靴履與夫食用戲具無不用焉其尤費之多者宮室之飾土木之偶甚至一佛寺之興一神像之設靡費迺至于百兩焉杜鎬答太宗謂漢時佛事未興故金多誠非虛語也真宗禁銷金雖乘輿服御亦不須用所謂立法自上始者歟宜乎當時禁之更無犯者也不然上為之而禁下欲其不為豈所謂以身教哉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治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

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殄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有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為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

隨絀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泉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尤其少焉無足怪者我

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

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所以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為今之計宜於坑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棚塹者棚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坑以上下坑冷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鑿利開成三年罷之以鑿山歸州縣

宋太祖命晉州制置鑿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漆及

鑿官以鑿鑿

陳傅良曰宋太祖鑿禁為契丹北漢設也其後并鹽酒皆權之非本意也

臣按

本朝於凡前代取民之利如鑿之類一切革之而併其一二於歲課仁厚之澤惠民也深矣

言鑿

以上山澤之利下



南京  
中央  
研究院  
圖書  
印